



白蛇传(连环画) 任率英

《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王昭君》……上了年纪的人，或多或少都熟知任率英笔下的这些艺术形象。他的连环画作品曾让人爱不释手，年画作品曾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百姓的重要艺术审美对象之一。

从艺60余载，任率英创作了5000余幅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连环画、年画。他的年画《百岁挂帅》累计印刷逾400万份；上世纪8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的9种年画作品，一次性印刷便超过1700万张。

真正的艺术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愈见光彩。如今，任率英的作品依然能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温暖的记忆。

新中国连环画先驱者

任率英(1911—1989)早年师从吴一舸、徐燕孙、刘凌沧等先生，后任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是中国20世纪连环画、年画的代表性大家。

在1950年以前的北京以及北方地区，几乎没有连环画出版。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同时创办《连环画报》，并广聘画家编印连环画。画家们，第一位表示愿意参加、并联系其他老画家来参与连环画编印工作的就是任率英。在他的影响和动员下，当时画界高手徐燕孙、刘继卣、陈缘督等都纷纷加入，为新中国的连环画事业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其实早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之前，任率英已经身体力行，成为新中国连环画振臂一呼的先

驱者。1950年，他在北京《新报》发表文章，呼吁社会重视连环画的创作。同年，他出版了连环画《红娘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方最早出版的连环画之一。

中国的连环画中，《水浒》系列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就包含着任率英的巨大心血。

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确定编绘印制《水浒》连环画重点工程，第一批计划出版21集并限期出版。时间紧迫，任率英主动请缨，承担了《水浒》画库第一批重点连环画之一的《鲁智深》的创作。作品一经出版就深受好评，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普及读物。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任率英先生虽已作古多年，但是他的作品仍在诉说着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理念：“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的连环画作品，须发可见，纤细如丝，其精细程度让人感叹之极。

任率英在《浅谈古典人物画的生活经验》一文中说：“即便画古典人物画，也最好能到故事发生的地方深入群众，了解地域特点、风俗人情、人物性格及有关传说、古迹等，也要寻找符合故事要求的人物形象和景物，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以便与从文学作品、历史记载、资料考据等材料里来的间接生活相结合而进行艺术创造。画历史人物，不但要研究人物的社会身份、思想情感、

任率英：小人书，大画家

聂传清

性格特征，还要研究其生活习惯和周围环境（诸如服饰、发型、用具、陈设和庭院楼阁、花草树木等），使其既符合主题要求，又具有必要的历史真实性。”

连环画需要勾勒、白描，也需工笔重彩、青绿山水，举凡人物、山川、鸟兽、虫、花卉、服饰、楼阁及典章制度无不囊括。可见，涉足连环画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任率英的作品，画面结构讲究，用笔流畅生动，设色准确和谐，愈审视愈觉尽臻其妙；挥纤毫之笔，妙墨落素，应手随心，宛若神巧。

他的连环画的特点之一就是每幅画的构图都非常注意营造意境和氛围，通过典型的环境去烘托人物的一颦一笑、一喜一哀、举手投足，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这无疑大大增强了连环画的感染力。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在严谨不苟的线描基础上熟练地运用工笔重彩绘画技法，以透明的植物质颜料和浓重的矿物质颜料相互融合调配，使整体画面的颜色丰富多彩又浑然一体，咫尺之间熠熠生辉。

启功先生于1991年2月10日有跋语评价任率英的《百美图》：“北直鹿邑任率英先生专精六法，出徐霜江翁之门，于仕女尤备古法。盖自晚明以来，南陈北崔之后，几成绝学……率英先生摹其全卷，复为点染丹碧，观者披图如见宋元妙迹……。”“如见宋元妙迹”，语之精当，评价极高。

“如见宋元妙迹”

任率英的连环画包括年画、中国画的创作，大多以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古典名著、戏曲、诗词等为表现题材。



红线盗金 任率英

“北直鹿邑任率英先生专精六法，出徐霜江翁之门，于仕女尤备古法。”

——启功



岳云(连环画) 任率英

2012造型艺术新人展亮相

宣如



遇见 张纯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艺术报社承办的2012第二届造型艺术新人展日前亮相北京中国美术馆。

本次展览共展出造型艺术界新人优秀作品50件、新人佳作10件、新人提名作品30件、入围参展作品128件，共计173件，从全国投稿的5000多件作品中遴选而出；其中，张纯的国画《遇见》，廖星君的国画《清莲禅意》，祝华婧的国画《戈壁》，冯晓峰的雕塑《破晓》，陈拔良、陈拔楷的漆画《翹楚·韵》获得优秀作品奖。

本次展览以“融合·超越——造型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为主题，旨在提倡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展示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造型艺术作品，培养和推荐新人；通过造型艺术的实践与理论研究，解析当代造型艺术创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不断推陈出新。

参展者既有美术专业的教师和在校学生，又有职业画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漆画、设计等多种艺术形式，作品洋溢着青年艺术家们的艺术才情和个性，也凝聚成当代中国青年美术发展图景的缩影。

国博“文艺复兴展”更换展品



彼埃特罗·佩鲁吉诺木版画《圣母、圣子和二圣女》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以其多样的艺术门类及题材而备受广大观众关注。近期，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展厅的“大师杰作”部分有些展品与之前有所不同。

日前，按照意大利方面的安排，展览进行了部分展品的更换。詹博洛尼亚的青铜雕塑《菲奥伦萨》、波提切利的木版画《博士来拜》、彼埃特罗·佩鲁吉诺的木版画《圣母、圣子和二圣女》、多梅尼科·基兰达约的木版画《圣母和圣子与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圣司提反、圣洛伦索和圣多萝泰》、菲利波·利比的木版画《圣母与圣子在圣米迦勒、圣巴多罗买和圣阿尔伯特之中》、16世纪佚名画家的木版画《安吉阿里之战》共6件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全新亮相。据悉，这些更换的展品充分体现了15世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艺术创作的典型与权威。

江苏花鸟画优秀作品晋京办展

日前，由中国国家画院、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江苏金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江苏花鸟画优秀作品晋京展”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江苏是中国花鸟画独立成科的发源地。值此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成立25周年之际，本次展览汇集了江苏花鸟画家喻继高、陈修范、陈培光等200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全面展现了江苏花鸟画的最高水平。

神州

书法家文化底蕴比写好字重要

赖睿

书法是中国独有的线条艺术。它不仅有交流信息的实用功能，还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特有的思想文化、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

随着科技进步，书法逐渐退出实用舞台，但其审美欣赏功能不断强化。中国书法自新时期以来30年间，笔墨语言、形式表达更加丰富。书法协会、展览、书法出版物、书法媒体和书法市场共同构成了当代书法的生存空间。当下书法面临着什么问题？书法家该如何定位自己？

在日前举行的“2012《中国书法》年展·当代中青年60名家提名展”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就“当代书法创作的价值观与方向感”的主题，和与会书家进行了探讨。

回归经典再出发

参加此次提名展的包括张公者、张继、王厚祥等一批活跃在当代书坛的中青年创作骨干。他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创作出了一批功力精湛、风格多样的作品。

有技法，有功名。这些正处于创作平稳期的中青年名家，却面临着以后的路怎么走的问题。“今后的书法家一定不会是‘一招鲜，吃遍天’了；除了标榜式的经典作品和风格以外，还要看书法家个人的底蕴有多大，表现力有多丰富。”陈振濂认为，虽然参展的书法家已经是中青年里的佼佼者，但与一个大师应该具有的素质和综合能力还

有差距。这个阶段，退步比进步容易。

当下的展览，书法家们可以把桃符变成对联，把对联变成中堂，把中堂变成横额，用拼贴，用色彩，在形式上极力创新；但其笔墨却难以适应多种语言，重复率高，往往窥一斑而知全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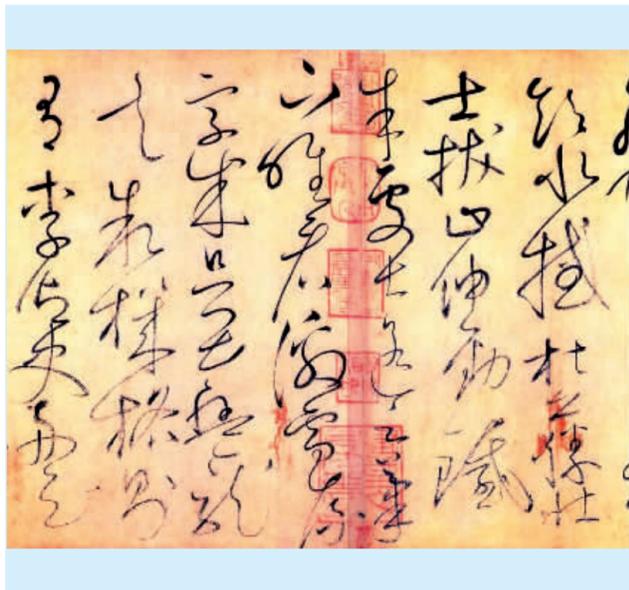
陈振濂认为，这跟书法家的底盘大小有关。“一个书法家如果能兼容并蓄，面对大量古代经典的字帖时，可以今天临《秦峰山碑》，明天写甲骨文，后天写书谱……这么一溜下来，如果每一个字帖都能从他手中鲜活地跳出来，那么他的笔头工夫、对经典的理解程度都会不同，底盘也就大多了。”

大底盘并不意味着专攻领域的弱化。相反，由于底蕴深厚，书法家的表现手法愈加丰富；这种丰富性让参照系数变大，反而使得书法家对某一领域的把握和研究越来越专精。“积累越来越厚，你主动阐释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因此，陈振濂主张，成名的书法家不要固守已有的个人风格，守株待兔式地对待创作，而要以谦卑的态度重回经典，融会贯通。

书法不只是抄录

今天的书法，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但门槛又相对低。很多人顺手就可以写书法，顺口就可以自称书法家。一个普通的书法家，其作品的点画笔墨工夫，甚至可以与古人媲美。但是，今天的书法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打开《兰亭序》、《祭侄文



怀素自叙帖(局部)

稿》、《寒食帖》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王羲之在流觞曲水的得意中，还是颜真卿在追忆哀思的悲愤中，或是苏东坡在孤独寂寞的惆怅中，他们情之所至，遣兴书写，带有强烈的体验性，至纯至真，造就了千古卓然的地位。

古代的书法家（特别是宋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作品多是自己的诗文创作。当代书法作品则主要以抄录前人的诗文为主，自己创作很少。“古代的书法家都是文人学

者，因为科举考试，从政的人写文章也是一流。因此，古代的书法家随手拿一张纸、一支毛笔，点画信手，顺手就是文章。今天，很多书法家只关心写得好不好，不管写什么内容。这对于书法来说，就是把它的文化根基抽空了。”陈振濂说。

由此不难解释，现在书法作品中会出现错别字，漏字掉字，或是语句不通。“今天的书法家的文化支撑比古人差远了。这可能是当今书法家的一个致命弱点。”陈振濂